

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侯斯亮

辽宁大学，中国·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现代化是全球发展的共同趋势。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逻辑，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受资本逻辑主导，往往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人性逻辑被压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政策与法律平衡资本与社会的关系，在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现代化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性现代化。这一路径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越资本逻辑的可能性，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全面发展；资本逻辑

在全球化浪潮中，现代化已然成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的共同目标。由于历史背景、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现代化的路径与模式不尽相同。西方现代化受资本逻辑支配，虽推动了经济与科技前所未有的进步，却也引发了人的异化、阶级分化和生态危机等深层次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当代中国具体实际，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五位一体”的内涵特征，不仅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更强调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现代化通过战争、殖民和掠夺等方式实现，给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源于其对资本积累的追求，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强化了资本逻辑，无法根治其固有基本矛盾，导致发展失衡、社会不公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压制，最终使资本主义陷入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的进程中，既巧妙利用资本的力量加速发展，又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社会广泛参与，有效引导和约束资本运作，克服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缺陷，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深层次超越，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1 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1.1 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史

马克思与恩格斯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现代化特

征。尽管马克思未直接使用“现代化”概念，但他通过“现代”“现代生产方式”等表述，揭示了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发展模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主义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从全球历史的视角剖析了西方现代化进程。^[1]

西方现代化起源于以启蒙运动为主导的思想革命、以资产阶级革命为推动的社会革命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工业革命。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使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向全球扩张，全球市场的增长驱动商品生产的产能快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剥夺本国农民土地和海外殖民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获取剩余价值，在“自由”“平等”的交易原则下隐藏着对工人的剥削。18世纪中叶，英法等国开启工业革命，推动社会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机械化大生产取代手工工场，极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场革命不仅是经济变革，更引发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革。因此，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历史。因此，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被视为资本逻辑发展的历史。^[2]

1.2 西方现代化中的内部矛盾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

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西方现代化模式实质上是资本逻辑的体现，资本扩张是资本主义所有生产活动的核心目标，其现代化的道路和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内在矛盾的影响。^[3]

一方面，资本逻辑导致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创造的商品成为一种异己力量，工人反而被其支配。资本家通过剥削剩余价值积累财富，而工人却愈加贫困。“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与阶级冲突加剧，使西方社会陷入危机。^[4]

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导致社会关系物化。资本的扩张将社会的一切纳入其体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表现为货币和商品交换，取代了直接联系。劳动不再是创造性活动，工人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沦为资本的附庸。人的尊严受物质控制，人们对生活的所有价值追求被简化为对物质的占有与享受，人际关系变得金钱化。精神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被边缘化，由此引发经济危机、消费主义盛行、人际关系冷漠、社会关系功利化等多重危机。

1.3 西方现代化的外在问题

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既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物化等问题，又引起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领域的危机。西方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其经济层面突出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生产能力盲目扩张与消费能力相对不足，引发产能过剩，危机循环重演，持续破坏社会经济稳定，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与自我调节的无力。^[5]在政治层面，资本主义政治危机根源于资本与政治的共生关系。首先，代议制民主受金钱与权力操控，民众参与受限，导致政治信任危机，权力腐败损害公众利益。其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激化阶级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再次，意识形态冲突也会在政治领域中表现出来，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引发诸多暴力和恐怖事件，威胁社会秩序。最后，国家之间因经济利益与资源掠夺导致关系紧张，加剧政治危机。在文化层面，资本主

义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的商业逻辑与文化异化，导致文化本质价值被削弱，沦为资本附庸。其表现为：文化意识单一化，西方文化排斥多元，削弱创新能力；文化沦落化，物质丰富下精神依然空虚，享乐主义盛行，趣味低级化；文化商品化，文化成为生财工具，受资本逻辑操控丧失自主性；危机全球化，文化危机从西方蔓延至全球造成广泛危害。在生态层面，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环境破坏，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其表现为：资源因资本无限扩张而被过度消耗，忽视再生能力和可持续利用；企业为降低成本肆意排污，加剧空气、水、土壤污染；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因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遭受严重破坏。

综上所述，资本驱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正面临着一个预示着它终将走向衰败和终结的、不可持续的、无法模仿的问题。在环境限制、气候变暖、社会不平等及全球化挑战面前，西方国家应对乏力，引发学界对该路径的广泛质疑。

2 马克思对西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人性预设

批评通常基于特定的价值观，因为价值观念是进行评判的基础。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以及资本逻辑的批判隐含了对“人性”逻辑的设想。马克思对人性逻辑的设想如邓晓芒老师所言，是在异化中以现象学视角对人性的洞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下的人性进行了设想，这一设想旨在改变资本逻辑，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2.1 马克思从资本逻辑的视角批判西方现代化

“资本逻辑”指资本以自身内在的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规定。马克思从资本逻辑的视角批判现代性时，肯定了资本对社会的贡献和推动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对资本内在的逻辑体系中资本增殖、资本扩张、资本物化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6]

首先是对资本增殖的批判。马克思分析了商品流通模式的演变：从早期“为买而卖”（W—G—W）的使用价值交换，转变为资本主义成熟期“为卖而买”（G—W—G'）的资本流通。在这一过程中，资本通过G—W—G'的循环实现价值增殖（G' = G + Δ G），这种无限循环导致劳动与产品的分离，

使资本成为压榨工人的工具，暴露了其本质的贪婪。

其次是对资本扩张的批判。资本增殖必然推动空间上的扩张，促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向全球范围延伸。资本利用国家作为工具，通过殖民化分离劳动与资本，实现对资本的无偿占有，最终建立起资本对社会的“抽象统治”。然而，这种扩张并非无限，其内在矛盾最终将导致“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的自我否定。

最后是对资本物化的批判。资本增殖与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异化与社会关系的物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商品交换关系，人的活动被局限于生产环节，劳动沦为生产物质的工具。资本的物化逻辑使人陷入物的支配之下，丧失了主体性。

综上所述，资本的增殖、扩张与物化逻辑内含着根本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本身就是矛盾”，这一矛盾表现为劳动者在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分离，其生产活动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最终使资本的优势转化为自我贬值的动力，形成“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同时也是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

2.2 马克思现代化批判中的人性逻辑

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逻辑，从自然、社会与个性三层面揭示人的本质：人具有自由意识，能自主规划生命；人的本质在社会历史中动态发展，劳动异化导致与自然、社会的冲突；个体受物质生产条件制约，工业社会中人沦为抽象存在，现代性使人陷入“再自然化”。

3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超越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揭示了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强调各国需结合自身“历史情境”选择发展道路。他曾预言中国将成为“新纪元的曙光”，而中国式现代化正是我国带领人民立足国情，开创的超越西方现代化逻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其一，以人民至上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核心，通过压榨工人剩余价值实现资本扩张，牺牲人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其二，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西方因生产资料私有

制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国通过规范收入分配、调节财富积累等举措，稳步推进全民共同富裕。

其三，以物质精神协调发展超越片面逐利。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但精神文明滞后，享乐主义等思潮引发社会混乱；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两个文明”并重，通过专门机构建设和文明评选活动，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同并进。

其四，以和平发展超越侵略扩张。西方现代化依赖殖民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给各国带来深重灾难；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摒弃侵略扩张模式，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非侵略性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历史观逻辑下，致力于缓和解决各国与地区间的不和谐和冲突的积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主动支持，彰显着包容性的全球视野和平发展的道路方向。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6.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43, 744.
- [5] 罗建文. 论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逻辑 [J]. 理论建设, 2022 (5): 1-12.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05.

作者简介：

侯斯亮 (1997.3—)，女，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式现代化。